臨川文鈔/04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臨川文鈔
卷四

► 卷五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四・書

上相府書

某聞古者極治之時，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有不預其澤者，為之焦然恥而憂之。瞽聾、侏儒，亦各得以其材，食之有司。其誠心之所化，至於牛羊之踐，不忍不仁於草木，今《行葦》之詩是也。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？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。

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，而某之不肖，幸以此時竊官於朝，受命佐州，宜竭罷駑之力，畢思慮，治百姓，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、休息元元之意，不宜以私慁上，而自近於不敏之誅。抑其勢有可言，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。某少失先人，今大母春秋高，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。徒以內外數十口，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，而取食不腆之祿，以至於今不能也。今去而野處，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，然後有以共裘葛，具魚菽，而免於事親之憂，則恐內傷先人之明，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。濡忍以不去，又義之所不敢出也。故輒上書闕下，願濱先人之丘塚，自托於管庫，以終犬馬之養焉。

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、侏儒之道，覽《行葦》之仁，憐士有好修之意者，不窮之

於無所據以傷其操，使老者得養，而養者雖愚無能，無報盛德，於以廣仁孝之政，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，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。黷冒威尊，不任惶恐之至。

上執政書

竊以方今仁聖在上，四海九州冠帶之屬，望其施為以福天下者，皆聚於朝廷。而某得此時備使畿內，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，莫不為某願，此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。

事顧有不然者。某無適時才用，其始仕也，苟以得祿養親為事耳。日月推徙，遂非其據。今親闈老矣，日夜惟諸子壯大，未能以有室家，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，其心有不樂於此。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，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，而成婚姻葬送之謀。故某在廷二年，所求郡以十數，非獨為食貧而口眾也，亦其所懷如此。

非獨以此也，某又不幸，今茲天被之疾，好學而苦眩，稍加以憂思，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為。以京師千里之縣，吏兵之眾，民物之稠，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，蓋不可勝數。以某之不肖，雖平居無他，尚懼不給，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，而又為疾病所侵乎？歸印有司，自請於天子，以待放絀而歸田里，此人臣之明義，而某之所當守也。顧親老矣而無所養，勢不能為也。偷假歲月，饕祿賜以僥一日之幸，而不忖事之可否，又義之所不敢為。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，自非哀憐。東南寬閑之區，幽僻之濱，與之一官，使得因吏事之力，少施其所學，以庚祿賜之入，則進無所逃其罪，退無所托其身，不唯親之欲有之而已。

蓋聞古者致治之世，自瞽蒙、昏瞶、侏儒、蘧蒢、戚施之人，上所以使之，皆各得盡其才；鳥獸、魚鱉、昆蟲、草木，下所以養之。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。於是《棠棠者華》、《魚藻》之詩作於時，而曰：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言古之君子，於士之宜左者左之，宜右者右之，各因其才而有之，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。又曰：「魚在在藻，依於其蒲。王在在鎬，有那其居。」魚者潛逃深渺之物，皆得其所安而樂，王是以能那其居也。方今寬裕廣大，有古之道，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，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，朝廷未嘗不可，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。

至於所以賜某者，亦可謂周矣。為其貧也，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；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，置之京師，而如其在外之求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，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。

今敢盡以聞於朝廷，而又私布於執事矣。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，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，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，而無使《裳裳者華》、《魚藻》之詩作於時，則非獨於某為幸甚。

上曾參政書

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，必因其材力之所宜，形勢之所安，而役使之。故人得盡其材，而樂出乎其時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，而又多病，不敢自蔽，而數以聞執事矣。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，而寄之以刑獄之事，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。某親老矣，有上氣之疾日久，比年加之風眩，勢不可以去左右。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，不常乎親之側，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。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，故某得布其私焉。

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，使之右則右，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，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，人臣之義也。某竊以為不然。上之使人也，既因其材力之所宜，形勢之所安，則使之左而左，使之右而右，可也。上之使人也，不因其材力之所宜，形勢之所安，上將無以報吾君，下將無以慰吾親，然且左右惟所使，則是無義無命，而苟悅之為可也。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，義無所避之也；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，義無所辭之也。今天下之吏，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，而無不可為之勢，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，蓋不可勝數。則某之事，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。

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，與人子之事其親，其勢不可得而兼也。其材不足以任事，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，則致為臣而養可也。某又竊以為不然。古之民也，有常產矣，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、重其祿，所以為養。今也仕則有常祿，而居則無常產，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，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。且某之材，固不足以任使事矣，然尚有可任者，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。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，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？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。

然以某之賤，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，而慨然以鄙樸之辭，自通於閣下之前，欲得其所求。自常人觀之，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；自君子觀之，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，則宜不為遠近易慮，而不以親疏改施。如天之無不燾，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；如地之無不載，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。彼常人之情，區區好忮而自私，不恕己以及物者，豈足以量之邪？

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，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，而樂出乎閣下之時，而又使常人之觀

閣下者不能量也。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？冒黷尊威，不任惶恐之至。

上杜學士書

竊聞受命改使河北，伏惟慶慰。國家東西南北，地各萬里，統而維之，止十八道。道數千里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。其在部中，吏無崇卑，皆得按舉。雖將相大臣，氣勢烜赫，上所尊寵，文書指麾，勢不得恣。一有罪過，糾詰按治，遂行不請。政令有大施舍，常咨而後定。生民有大利害，得以罷而行之。金錢粟帛，倉庾庫府，舟車漕引，凡上之人，皆須我主。信乎，是任之重也。

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，左河右山，強國之於鄰，列而為藩者，皆將相大臣，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，以惠則恣，以威則搖。幸時無事，廟堂之上，猶北顧而不敢忽；有事，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。

今執事按臨東南，無幾何時，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，未盡受察，便宜當行，而害之可除去者，猶未畢也。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，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，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？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，獨執事為能當之耳。

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，而材信於朝廷，而處之宜，必有補於當世。故雖某蒙恩德最厚，一日失所依據，而釋然於心，不敢恨望，唯公義之存，而忘所私焉。

上杜學士言開河書

十月十日，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：某愚，不更事物之變，備官節下，以身得察於左右，事可施設，不敢因循苟簡，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，亦其職宜也。

鄞之地邑，跨負江海，水有所去，故人無水憂。而深山長谷之水，四面而出，溝渠澮川，十百相通。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，歲浚治之，人無旱憂，恃以豐足。營田之廢，六七十年，吏者因循，而民力不能自並，向之渠川，稍稍淺塞，山谷之水，轉以入海而無所瀦。幸而雨澤時至，田猶不足於水，方夏歷旬不雨，則眾川之涸，可立而須。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，而旱輒連年。是皆人力不至，而非歲之咎也。

某為縣於此，幸歲大穰，以為宜乘人之有餘，及其暇時，大浚治川渠，使有所瀦，可以

無不足水之患。而無老壯稚少，亦皆懲旱之數，而幸今之有餘力，聞之翕然，皆勸趨之，無敢愛力。夫小人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，誠有大利，猶將強之，況其所願欲哉！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。

伏惟執事，聰明辨智，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，而又導利去害，汲汲若不足。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，故輒具以聞州，州既具以聞執事矣。顧其厝事之詳，尚不得徹，輒復條件以聞。唯執事少留聰明，有所未安，教而勿誅，幸甚。

上郎侍郎書

某啟：昔者幸以先人之故，得望步趨，伏蒙撫存教道，如親子侄。而去離門牆，凡五、六年，一介之使，一書之問，不徹於隸人之聽。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，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，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。

去年得邑海上，塗當出越，而問聽之謬，謂執事在焉，比至越，而後知車馬在杭。行自念父黨之尊，而德施之隆，去五六年，而一書之不進，又望門不造，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，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，且悔且恐，不知所云。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，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。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，重之蜀箋、兗墨之賜。文辭反復，意指勤過，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，度量之廓大如此。小人無狀，不善隱度，妄自悔恐，而不知所以裁之也。

一官自綴，勢不得去，欲趨而前，其路無由。唯其思報，心尚不怠。

上田正言書

正言執事：某五月還家，八月抵官。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，道區區之懷，輒以事廢。揚，東南之吭也。舟輿至自汴者，日十百數，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。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，無所跛倚，甚盛，甚盛！

顧猶有疑執事者，雖某亦然。某之學也，執事誨之；進也，執事獎之。執事知某，不為淺矣，有疑焉不以聞，何以償執事之知哉？初，執事坐殿廡下，對方正策，指斥天下利害，奮不諱忌。且曰：「願陛下行之，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。」方此時，窺執事意，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？蓋曰行其志云爾。

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，即一切事非無不可言者。欲行其志，宜莫若此時。國之疵、民之病亦多矣，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。向之所謂疵者，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；向之所謂病者，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。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。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？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？人之疑執事者以此。

為執事解者，或曰：「造辟而言，詭辭而出，疏賤之人，奚遽知其微哉？」是不然矣。《傳》所謂「造辟而言」者，乃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，其言之效，則天下斯見之矣。今國之疵，民之病，有滋而無損焉，烏所謂言之效邪？

復有為執事解者，曰：「蓋造辟而言之矣，如不用何？」是又不然。臣之事君，三諫不從則去之，禮也。執事對策時，常用是著於篇。今言之而不從，亦當不翅三矣。雖惓惓之義，未能自去，孟子不云乎：「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」盍亦辭其言責邪？

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，必矣。雖堅強之辯，不能為執事解也。乃如某之愚，則願執事不矜寵利，不憚誅責，一為天下昌言，以寤主上；起民之病，治國之疵，蹇蹇一心，如對策時，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。惟執事念之。如其不然，願賜教答。不宣。

上田正言第二書

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，必有大功以宜之，否則君子搖之。執事姿略穎然，出常士之表，應進士，中甲科，舉方正為第一。將朝車通舉刺史事，又陳善策，得璽書召。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？所未較著者功爾。

本朝太祖武靖天下，真宗文持之，今上接祖宗之成，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，近世無有也。所當設張之具，猶若闕然。重以羌酋梗邊，主上方攬眾策以濟之。天下舉首戴目，屬心執事者，難以一二計。為執事議者曰：「朝廷藉不吾以宜，且自讚以植顯效，酬天下屬己之意。矧上惓惓然命之乎？此固策大功之會也。」抑聞之：「嶢嶢者易缺，皦者易汙。」執事才名與寵，可謂易汙、易缺者，必若策大功，適足宜之而已，可無茂邪？

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，修所當設張之具，復邊人於安，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，使天下舉首戴目者，盈其願而退，則後世之書，可勝傳哉？董仲舒有才名，顧不獲此寵；公

孫季有此寵，不成此功。有此寵而成此功者，宜在執事，不宜在它。草鄙之人，不達大誼，辱獎訓之厚，敢不盡愚。

上運使孫司諫書

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，竊以為過矣。海旁之鹽，雖日殺人而禁之，勢不止也。今重誘之使相捕告，則州縣之獄必蕃，而民之陷刑者將眾，無賴奸人將乘此勢，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，使不得成其業。艚戶失業，則必有合而為盜，賊殺以相仇者，此不可不以為慮也。

鄞於州為大邑，某為縣於此兩年，見所謂大戶者，其田多不過百畝，少者至不滿百畝。百畝之直，為錢百千，其尤良田，乃直二百千而已。大抵數口之家，養生送死，皆自田出，州縣百須，又出於其家。方今田桑之家，尤不可時得者，錢也。今責購而不可得，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。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，非所以為政也。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，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。鞭械吏民，使之出錢，以應捕鹽之購，又非所以為政也。

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？必曰古之君子。重告訐之利以敗俗，廣誅求之害，急較固之法，以失百姓之心，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，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。犯者不休，告者不止，糶鹽之額不復於舊，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。購將安出哉？出於吏之家而已，吏固多貧而無有也；出於大戶之家而已，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。安有仁人在上，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？在上之仁人有所為，則世輒指以為師，故不可不慎也。使世之在上者，指閣下之為此而師之，獨不害閣下之義乎？上好是物，下必有甚者。閣下之為方爾，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，求增購賞，以勵告者。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為，不可不慎也。

天下之吏，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。其所謂利者，又非所以為利也，非一日之積也。公家日以窘，而民日以窮而怨。常恐天下之勢，積而不已，以至於此，雖力排之，已若無奈何，又從而為之辭，其與抱薪救火何異？竊獨為閣下惜此也。在閣下之勢，必欲變今之法，令如古之為，固未能也。非不能也，勢不可也。循今之法而無所變，有何不可，而必欲重之乎？

伏惟閣下，常立天子之側，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，將大有為於世，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，顧欲為而不得者也。如此等事，豈待講說而明？今退而當財利責，蓋迫於公家用

調之不足，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，以紓一切之急也。雖然，閣下亦過矣，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。閣下於古書，無所不觀，觀之於書，以古已然之事驗之，其易知較然，不待某辭說也。枉尺直尋而利，古人尚不肯為，安有此而可為者乎？

今之時，士之在下者，浸漬成俗，苟以順從為得，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，言有忤己者，輒怒而不聽之。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，而上不得聞其過，恣所欲為。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，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，伏惟留思而幸聽之。文書雖已施行，追而改之，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。干犯云云。

上淩屯田書（代人作）

俞跗，疾醫之良者也。其足之所經，耳目之所接，有人於此，狼疾焉而不治，則必欿然以為已病也。雖人也，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。隱而虞俞跗之心，其族姻舊故，有狼疾焉，則何如也？末如之何，其已，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。

今有人於此，弱而孤，壯而屯蹶困塞，先大父棄館舍於前，而先人從之，兩世之柩，窶而不能葬也。嘗觀傳記，至《春秋》過時而不葬，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，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。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，嚴親之終，如此其甚也。今也獨以窶故，犯《春秋》之義，拂子思之說，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，猶人之狼疾也，奚有間哉？

伏惟執事，性仁而躬義，憫艱而悼厄，窮人之俞跗也，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，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。是敢不謀於龜，不介於人，跋千里之途，犯不測之川，而造執事之門，自以為得所歸也。執事其忽之歟？

上人書

嘗謂文者，禮教治政云爾，其書諸策而傳之人，大體嶄然而已。而曰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」云者，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，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。

自孔子之死久，韓子作，望聖人於百千年中，卓然也。獨子厚名與韓並。子厚非韓比也，然其文卒配韓以傳，亦豪傑可畏者也。韓子嘗語人以文矣，曰云云，子厚亦曰云云。疑二子者，徒語人以其辭耳，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。孟子曰：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則資之深；資之深，則取諸左右逢其原。」孟子之云爾，

非直施於文而已，然亦可托以為作文之本意。

且所謂文者，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。所謂辭者，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。誠使巧且華，不必適用；誠使適用，亦不必巧且華。要之以適用為本，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。不適用，非所以為器也。不為之容，其亦若是乎？否也。然容亦未可已也，勿先之，其可也。

某學文久，數挾此說以自治。始欲書之策而傳之，其試於事者，則有待矣。其為是非邪，未能自定也。執事正人也，不阿其所好者，書雜文十篇獻左右，願賜之教，使之是非有定焉。

與參政王禹玉書

某啟：繼蒙賜臨，傳喻聖訓，徬徨踧踖，無所容措。某羈孤無助，遭值大聖，獨排眾毀，付以宰事，苟利於國，豈辭糜殞？

顧自念行不足以悅眾，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；智不足以知人，而險陂常出於交遊之厚。且據勢眾而任事久，有盈滿之憂；意氣衰而精力弊，有曠失之懼。歷觀前世大臣，如此而不知自弛，乃能終不累國者，蓋未有也。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，欲及罪戾未積，得優遊里閭，為聖時知止不殆之臣，庶幾天下後世，於上拔擢任使，無所譏議。

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，上為朝廷公論，下及僚友私計，謂宜少垂念慮，特賜敷陳。某既不獲通章表，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。心之精微，書不能傳，惟加憫察，幸甚。不宣。

與馬運判書

運判閣下：比奉書，即蒙寵答，以感以怍。且承訪以所聞，何閣下逮下之周也！

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，不獨費出之無節，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。富其家者資之國，富其國者資之天下，欲富天下，則資之天地。蓋為家者，不為其子生財，有父之嚴而子富焉，則何求而不得？今闔門而與其子市，而門之外莫入焉，雖盡得子之財，猶不富也。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，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，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。此其所以困與？在閣下之明，宜已盡知，當患不得為耳。不得為，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？

今歲東南饑饉如此，汴水又絕，其經畫固勞心。私竊度之，京師兵食宜窘，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，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，就食諸郡，可以舒漕挽之急。古人論天下之兵，以為猶人之血脈，不及則枯，聚則疽，分使就食，亦血脈流通之勢也。儻可上聞行之否？

與王子醇書

某啟：得書喻以禦寇之方。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，以百全取勝，如所喻甚善，甚善。

方今熙河所急，在修守備，嚴戒諸將，勿輕舉動。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，誠如此而不禁，則一方憂未艾也。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，察其材者，收之為用。今多以錢粟養戍卒，乃適足備屬羌為變，而未有以事秉常、董氈也。誠能使屬羌為我用，則非特無內患，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。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，以能撫養收其用，皆公所覽見。且王師以仁義為本，豈宜以多殺斂怨耶？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，後無復合，理固然也。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，使討賊自贖，隨加厚賞，彼亦宜遂為我用，無復與賊合矣。與討而驅之，使堅附賊為我患，利害不侔也。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，誠能挫董氈，則諸羌自服，安所事討哉？

又聞屬羌經討者，既亡蓄積，又廢耕作，後無以自存，安得不屯聚為寇，以梗商旅往來？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，因以活之，宜有可為，幸留意念恤。邊事難遙度，想公自有定計，意所及，嘗試言之。春暄，為國自愛。不宣。

上邵學士書

仲詳足下：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，及足下所撰《復鑒湖記》。啟封緩讀，心目開滌。詞簡而精，義深而明，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，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，非夫誠發乎文，文貫乎道，仁思義色，表裏相濟者，其孰能至於此哉？因環列書室，且欣且慶，非有厚也，公義之然也。

某嘗患近世之文，辭弗顧於理，理弗顧於事，以襞積故實為有學，以雕繪語句為精新，譬之擷奇花之英，積而玩之，雖光華馨采，鮮縟可愛，求其根柢濟用，則蔑如也。

某幸觀樂安、足下之所著，譬猶笙磬之音，圭璋之器，有節奏焉，有法度焉，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，溫潤之可寶也。仲尼曰「有德必有言」、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其斯之

謂乎？

昔昌黎為唐儒宗，得子婿李漢，然後其文益振，其道益大。今樂安公懿文茂行，超越朝右，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，相須光潤。苟力而不已，使後之議者必曰：「樂安公，聖宋之儒宗也，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。」又曰：「邵公，樂安公之婿也，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。」則韓、李、蔣、邵之名，各齊驅並驟，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。所以且欣且慶者，在於茲焉。

郡庠拘率，偶足下有西笑之謀，未獲親交談議，聊因手書，以道欽謝之意，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。